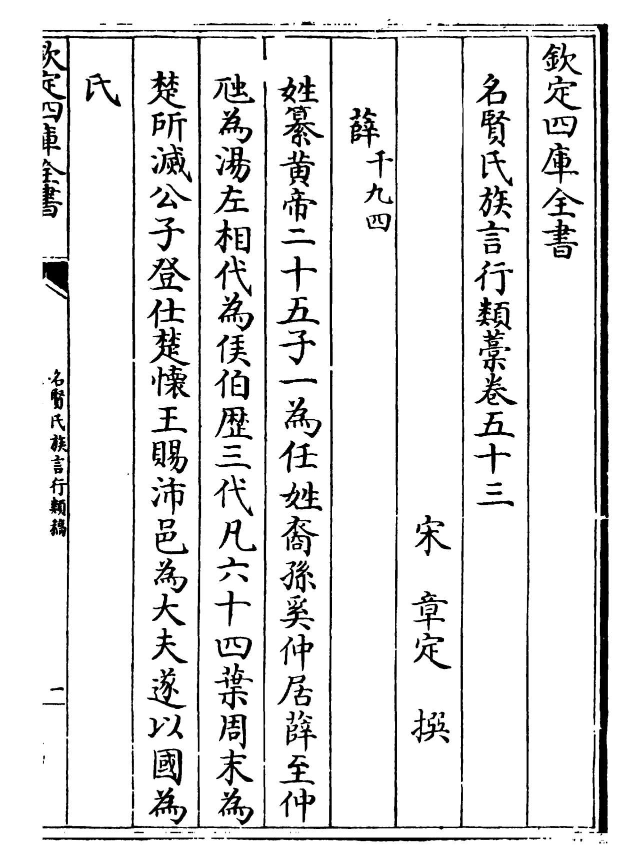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藁卷五十三

宋 章定 撰

薛 千九四

姓纂黄帝二十五子一為任姓裔孫奚仲居薛至仲虺為湯左相代為侯伯歷三代凡六十四葉周末為楚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賜沛邑為大夫遂以國為氏

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以魯詩教授　蕭望之薦

其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　遷諌議大夫御史大夫

元帝欲御樓船廣德諌宜從橋曰不聽臣臣自刎

以血汚車輪　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縣其安車傳

子孫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察廉補不其丞以明習文法補

御史中丞所貶退稱進白黒分明為陳留太守　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　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

後漢薛漢字公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建武初為博士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吳志薛綜字敬文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乃兼選舉甚為優重　子瑩字道言累遷為選曹尚書太子太傅涉

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魁首　經學記述

之才如瑩者少遂召為左國史　或問陸喜薛瑩最

是國士之第一者乎曰在乎四五之間

晉薛兼字令長瑩之子清素有器宇拜丹陽尹遷尚書

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保

南史薛安都世為强族少以勇聞仕宋為建武將軍隨

征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後降魏　從子深果

幹有氣力仕齊除淮陰太守遷右将軍

薛天生見孝義傳

北史薛彪子代人仕魏為内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内外憚之　子琡字曇珍宣武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荅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　行洛陽令部内肅然獄止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

薛提為冀州刺史有政績

薛辯字允白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懐軍國籌略　可

與撥亂濟時 辨俶儻多大畧豪傑多歸慕之歸魏

為雍州刺史明元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宜克終

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辨但以數千衆摧抗赫連氏

帝甚褒奬之子謹字法順仕魏除秦州刺史命立庠

序教以詩書河汾之地儒道更興

薛端字仁直累遷吏部郎中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

帝嘉之 自居選曹先盡賢能貴遊子弟才劣行薄

者未嘗升擢 子胄字紹玄仕隋為兖州刺史繫囚

數百胄剖斷句日便了囫圇空虛疏決沂泗二水陂澤盡為良田號為薛公豐兖渠　從祖弟濬字道賾仕隋歷考功侍郎　弟湖有懿行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為本州別駕除河東太守　子聰字延智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起家為著作佐郎遷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强禦貴戚斂手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除齊州刺史卒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　聰

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儁才後遷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内典機密外參朝政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　子道衡字𤣥御武成立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　陳使傅縡聘齊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収曰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出為襄州揔管隋文帝曰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　聰弟子善字仲良為汾陰令稱最太守令兼督六縣事　弟慎字伯護仕周為潮州刺史殷勤勸誡蠻夷翕然從化曰

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

薛寘幼覽篇籍好屬文仕周卒浙州刺史　性至孝年齒雖衰温凊之禮朝夕無違

薛憕字景猷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禄之門　初為覊旅不被擢用嘆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　周文時拜中書侍郎

薛孤延代人從神武起兵

薛世雄字世英仕隋累遷車騎將軍性廉慎行軍破敵

之處秋毫無犯

唐薛萬均燉煌人與弟萬徹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從李靖討吐谷渾勇葢三軍追奔至磧石山斬之遷左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進潞公　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嘆

薛萬徹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貞觀間帥師

三萬伐高麗拔其城

薛收字伯褒蒲州人道衡子年十二能屬文房玄齡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畧所對合旨授府主簿時討王世充軍事繁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　秦王圍王世充於洛陽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進軍城畢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秦王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鋭即日之患但乏糧耳以是之故

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遠来赴援亦當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冦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鋭先擄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王從之果俱擒之上書諫王止田獵王曰覽所諫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乗未若一言

薛元超汉子九歲襲爵長好學善屬文髙宗即位遷給

事中省中有盤石祖道衡嘗據以草制元起每見輒流涕　帝校獵温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起奏夷狄野心非所宜從詔可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時太子射獵元起諫之帝知之遣使厚賜之

薛元敬與叔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叔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雛　武德中為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薛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從兄曜更践兩省俱以辭章名　虞褚以書專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鋭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

薛仁貴絳州人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仁貴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持戟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潰帝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高宗幸萬年宫山水暴至登門大呼

以警宫内帝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帝曰古来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取堅甲賜之　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来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皆阻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威震遼海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絶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

邪拜瓜州部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仁貴進擊破之

薛訥字慎言仁貴之子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諸部頗失序唯訥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擊之破其衆擒其酋拜羽林大將軍　子嵩氣

豪邁不肯事産利以膂力騎射自將　嵩子平平字坦
塗　平子從字順之
薛登常州人通貫文史天授中遷左補闕是時四夷質
子多在京師及還並爲邊害登諫之　出爲常州刺
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登嚴勒守備合境被安
薛珏字温如河中寳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遷乾
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子存慶字嗣德及進
士第

薛播河中人開元天寶間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煒

薛苹河中人七世祖道實苹於文章中長於詩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人中進士第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倚官豎為姦存誠窮治之得贓數十萬權近保救於帝欲赦之存誠曰獄已具請先殺臣鑒虛卒抵死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　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當官毅然不可奪　子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

讜正有父風為拾遺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為
正人
薛戎字元夫河中人年四十餘不仕李衡辟幕府三返
乃肯應　柳冕辟佐其府馬總貶泉州冕欲除總以
附倖家使戎攝刺史按其罪戎曰以是待我邪我始
不顧仕正謂此爾不肯從冕怒囚之會冕死得解自
放江湖　為吏不尚約束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
罷則懐之俸廪賙濟内外親戚

薛放戎弟端厚寡言務宗寵待尤至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史記道成敗得失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安得其要曰論語六經之菁華孝經人倫之本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廞塞大節浚治之民為歌之與鄭德本賈敦頤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

宋朝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也後徙居於蜀父允中仕孟氏為給事中還朝為都官郎中映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綿州稍遷殿中丞為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召對顧謂左右曰薛映賢士也除江南轉運使真宗東封為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出知河南府以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徙揚州進刑部侍郎建言昇州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真宗覽奏矍然曰有是哉此豈朝廷所知邪悉蠲之卒

謚文恭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也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致公輔舉進士為隰州推官向敏中薦其才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拜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十數事仁宗深嘉納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為政明決蜀人以張詠比之召為龍圖閣學士三司使未幾拜參知政事遷給

事中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常見有始而無終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勵精圖治天下晏然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仁宗深納之明道二年章獻謁太廟欲被天子獻冕臣下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太后必欲被獻冕見祖宗不知作男子拜耶女子拜耶乃止及章獻崩仁宗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獻冕也

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歛　若
喘疾數辭位罷為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都督卒
謚簡肅奎持身端重不苟合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
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勤心萬務而簡乎燕幸今天下
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
為朝廷重真宗善其言及輔仁宗謀議無所避尤善
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在下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
卒如其言

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也以蔭為太廟齋郎調永壽簿稍遷監在京攉貨務知鄜州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備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三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二百萬緡入豪商蓄販之家人既用見錢實價革去虛加之弊矣雖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

可勝食矣於是置糴便糧草司以任向又以為提點河北刑獄兼糴便事入為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判官陜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又以向提舉買馬監牧向吏事精鋭所至以辦治聞　向使陜西八年其課最為緡千三百四十餘萬市鹽於官為觔三千三百一十餘萬市馬於邊為匹四萬五千歛糴芻糧為石束五千二百二十餘萬而奉昭厚二陵給賜予剌兵民别費錢糧又百萬王安石執政以向為江淮等路發

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工交利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歲不下減二十萬斛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寡而物良而舊弊悉去兼領慶南福建坑治市易拜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遷任諫議大夫王韶開洮河費不貲向悉力營辦遷龍圖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入見論兵於上前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罷知頴州改隨州卒

有子嗣昌仕徽宗時為尚書

折 千九五

宋朝折德扆世居雲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德扆為牙校世宗建府州為永安軍以德扆為節度使　子御勲字世隆德扆鎮府州奏為右職德扆卒以御勲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卒　御勲弟御卿知府州　子唯正歸本朝其弟唯昌繼之卒以其弟唯忠知府州卒子繼祖嗣領州事卒子當襲而請授其兄之子克

柔克柔卒而繼祖兄繼閔之子克行襲知府州克行

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虜畏其

威名號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

使以其子四方館使廉州刺史可大為榮州團練使

知府州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著姓

郭逵帥鄜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薦之試藝廷中為鄜

延路經略司准備差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

戎軍後進武安軍留後知渭州拜淮康軍節度使召
為佑神觀使復帥涇原卒　子彦質

洩千九六

左傳鄭大夫洩駕陳大夫洩冶

列千九七

風俗通古帝王列山氏之後鄭有隱者列禦冦著書八
篇號列子

頡千九八

姓苑云蒼頡之後

節 千九九

周禮掌節上士子孫以官為名

謍 千一百

莊子謍缺堯時賢人學於王倪既通許由之師也

舌 千百一

左傳越大夫舌庸

悅 千百二

後燕録左僕射悅綰鮮卑人清泉侯真亦其族也

說千百三

姓苑云傅說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汲千百四

風俗通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氏焉

史記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以便宜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遷為滎

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為東海太守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卧閨閣内不出歲東海大治稱之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古有社稷之臣如黯近之矣　武帝不冠不見之也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　拜為淮陽太守見上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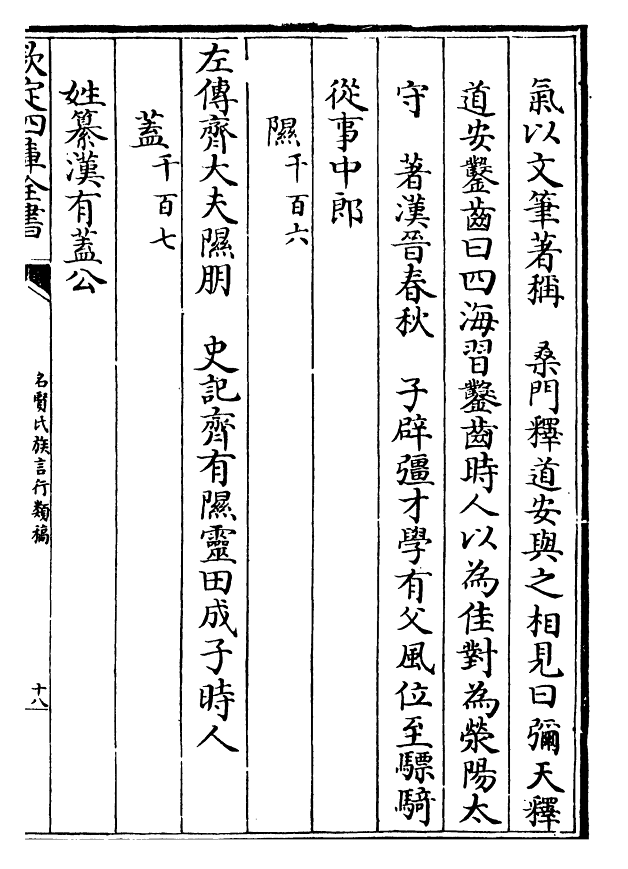
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徙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卒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　子偃至諸侯相

北史節義汲固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収固為藏其子憲長育之後刺史高祐嘉其節義以為主簿

習　千百五

風俗通云習國名漢有習響為陳相

晉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宗族盛富世為鄉豪少有才



氣以文筆著稱　桑門釋道安與之相見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為滎陽太守　著漢晉春秋　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隰千百六

左傳齊大夫隰朋　史記齊有隰霊田成子時人

蓋千百七

姓纂漢有蓋公

前漢蓋寛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擢司隷校尉刺舉無所回避　許伯酌寛饒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其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後漢蓋延字巨卿漁陽人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光武以為虎牙將軍

蓋勲字元固舉孝廉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勲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唐蓋文達冀州人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
孔頴達劉軌思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
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所未叩一坐厭歎抗竒之問安
所從學劉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
為之師抗曰氷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是耶　宗人
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為國子助教既
升席譬曉微密遠近宗仰
沓千百八

官氏志沓盧氏改為沓氏

北史節義沓龍超

合　千百九

左傳宋大夫合左師之後向戌也

卭　千百一十

官氏志大莫干氏改為卭氏

葉　千百十一

風俗通楚沈尹戌生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因氏焉

吴志有都尉葉雄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服省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君非

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宋朝葉夢得字少藴蘇州人登科爲丹陽尉蔡京雅知之既拜相亟召用旬歲間歴清要遂入翰林為學士時年方壯文筆清麗一時欽重守藩奉祠僅三十年建炎初召為戸侍再入翰苑遂叅大政出帥建康移福唐以節度使致仕居霅溪卞山之下開山為徑玲瓏秀發自號石林居士詩酒以娱其老諸福全備當世罕有及之者長編載少藴安危利害邪正休戚之

論與朋黨之對及頼昌救荒之政皆足嘉尚

葉顒字子昻仙遊人第進士調南海簿𭐷攝尉事有欲以所獲鹽授公公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任滿調建州録事部使者賀公允中多以事屬公公參酌情法號為得平後知上虞縣賀公薦名除將作監簿公往謝曰自建水以糾曹趨役别去二十年咫書之敬不一通記府豈謂乃賜薦騃賀公笑曰唯二十

年不通書今日所以相薦孝宗初為給事中除吏
書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繼提舉洞霄宫召對
上問勞加禮且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拜左僕射
同平章事薨贈特進林光朝以詩哭之傳家唯舊德
無地著樓臺人以為實録云　元璘元澣元汴元澤
崇圭皆丞相諸孫也

聶千百十二

姓纂衛大夫食采於聶因氏焉史記刺客聶政軹人

漢有潁川太守聶良護羌尉尉聶尚又有聶壹吴志

有將軍聶支石趙録有中書令聶熊

宋朝忠義聶昌撫州臨川人也

法 千百十三

姓纂本嬀姓田氏之肖齊襄王名法章支孫以名為

氏

後漢法雄字文彊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

稱田姓故以法為氏 為青州刺史行部録囚徒察

顔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遷南郡太守

逸民法真字高卿博通内外圖典為關西大儒　太守欲屈以功曹真曰明府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號玄德先生

蜀志法正字孝真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為謀主後為尚書令

涉　千百十四

左傳晉大夫涉佗神仙傳有涉王

掟千百十五

漢書藝文志有掟子二篇云齊人風俗通云郲公子掟

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接千百十六

三輔決録有接子著書十篇

輒千百十七

闕

夾 千百十八

藝文志有夾氏春秋

俠 千百十九

韓俠累之後急就章有俠却敵

鄴 千百二十

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風

甲 千百二十一

風俗通太甲之後一云鄭大夫石甲父之後以王父字

為氏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三

事中省中有盤石祖道衡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流涕　帝校獵温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非所宜從詔可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時太子射獵元超諫之帝知之遣使厚賜之

薛元敬與叔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鳯叔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雛　武德中為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宋　章定　撰

司馬千百三十二

姓纂重黎之後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時裔孫程伯休父為司馬堯平徐方錫以官族為司馬氏在趙者曰凱以傳劒論知名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司馬錯孫蘄孫昌生無澤生喜生談太史公生遷漢中書

令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孔子弟子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客於臨邛　家徒四壁立　琴挑文君

滌器長安　著子虛賦　奉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　奏封禪書　為游獵賦因以風諫賦奏天子大說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為太史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為太史公書序略 有良史之才 文直事核謂之實録

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

後漢司馬均字少賓信誠行乎鄉里鄉人有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歴甘陵沛陽太守所在有績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在公卿間直道而行子岐為廷尉

司馬朗字伯達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為堂陽長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晉司馬彪字紹統不交人事博覽羣籍為秘書丞 作續漢書

南史司馬褧字元表少傳家業手不釋卷 仕梁除尚

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建議多施行

儒林司馬筠字貞素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文學司馬憲字景思侍詔東觀為學士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見丘巨源傳

孝義司馬暠字文昇幼聰警有至性丁内艱孺慕過禮及丁父憂廬守墓側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恩倖司馬申字季和陳時為秣陵令以清能見紀有白

崔集於縣庭

北史司馬休之字季豫

司馬楚之字德秀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仕魏為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司馬裔字遵胄周文帝時領河内郡守安集流人歴信潼二州刺史　清約不事生産俸禄散之親戚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卒謚貞一先生

宋朝司馬池字和中陜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内門徘徊不能入葢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舉進士曹利用薦為犀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方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

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何也更三司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時為兩制轉運使惡池招摇其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姻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從晉州卒子光

司馬光字君實父池光為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

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初以父位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龎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今給以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龎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遷同知諫院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除龍圖閣

直學士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光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趣出神宗遣内臣趣光入謝遂為御史中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其獄詔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文彦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王安石始

為政柉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為法如是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休息之期貧者歸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矣其後卒如光言神宗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詾詾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者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凉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冒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商失業涕泣於市卒以亡天下安足為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為本業計其所得之利什取其一此於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為輕也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

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論苦至猶幸安石之至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

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神宗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

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覩安石所為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知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於陛下亦安石之所謂讒

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已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論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拜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除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光乃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未嘗受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光始得

疾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先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數月復病薨於位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晩節爲冠婚喪

祭法適古今之宜自始立朝至於為相自以遭遇
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狥天下躬親庶務不捨晝
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也為之益
力病革譫譫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
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
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
車蓋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衆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為監察御史秩小人也方光覺時秩為博士議光謚為文正及是乃謂光改更獘法為盡廢先帝政事於是追贈謚及仆所賜神道碑再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蔡京為相復追降左光祿大夫尋除名入黨籍大觀中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贈太師復賜謚配享哲宗廟廷　初光患歷代史

繁重學者不能徧讀請於上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命光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云子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凛然有光之風以明經擢第為富平簿光修資治通鑑奏為檢閱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父喪免服除召為

著作佐郎兼侍講康上疏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備水旱除右正言以親嫌不就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剏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尋講孟子遷左司諫以疾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宮方病

召醫李積於兖州積時年七十除老於家於是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来告者日夕不絶積未至而康卒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凡曰之孫也少喪毋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尚書論辯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歳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其孝調晉寧

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解同判西京國子監名為虞部員外郎遷右司金人再次汴京郊以朴使金營金斡里雅布問其家世朴以大父丞相告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割地講和以𨳝尼瑪哈朴兩往返以其情話執政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爭甚苦已而城遂陷欽宗

思其言亟召對以為兵部侍郎朴請復使金帳及兩宮北狩又貽書金人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其後金欲用之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夏侯千百二十二

姒纂夏禹之後至東樓公封為杞侯至簡公為楚惠王所滅弟他奔魯悼公以他夏後授爵為侯因氏焉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郡人

前漢夏侯嬰沛人也號滕公封汝陰侯常為太僕

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　明於陰陽

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　子勝

夏侯勝字長公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

為學精熟徵為博士光禄大夫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無威儀　又為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太子太傅　常

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

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

事勝又從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為博士至少傅

魏志夏侯惇字元讓累遷大將軍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

夏侯淵字妙才累遷拜征西將軍　從曹操數戰勝虎步關右所向無前

晉夏侯湛字孝若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拨蔚春華時摽

麗藻　湛與潘岳友善京都謂之連璧　舉賢良中第拜郎中　為野王令以恤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閒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湛弟淳字孝沖　子承字文子

南史夏侯詳字叔業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刺史班下境内為屬城表　仕梁遷湘州刺史善吏事為百姓所稱　位至左僕射　子亶字世龍仕梁累遷吳興太守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後為豫州刺

史經刑薄賦務農省役人户充復凡歷六郡三州禄賜所得隨散親故有妓妾數十人並無被服安容每有客常隔簾以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弟夔字季龍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愛好人士不以貴仕自髙文武賔客常滿座

北史夏侯道遷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

唐夏侯端壽州人髙祖與相友邃數術容語髙祖曰玉

牀搖帝坐不安晉得崴真人将興安天下之亂者其

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爲河南招慰使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名賢氏族言行類稾卷五十五

宋 章定 撰

宇文千百二十四

姓纂本出遼東南單于之後裔有晉迴因獵得玉璽以為天授鮮卑謂天為宇因號宇文或云以遠系炎帝有嘗草之功北俗呼草為俟汾音轉為宇文

北史宇文福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入魏為第一客少

驍果有膂力後為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　子延字慶壽位散騎侍郎

宇文忠之釋褐太學博士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同省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字

宇文貴字永貴少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　善騎射有將帥才　後仕魏為大將軍　子忻字仲樂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其後位大將軍舉無遺算策無全陣　弟愷字

安樂自少有器局博覽書記後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

宇文弼字公輔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隋為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　出為并州長史

宇文述字伯通仕隋拜右衛大將軍　善於供奉俛仰折旋宿衛咸取則焉

宇文虬字樂仁驍悍有膽畧拜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剋

唐宇文士及字仁人述之子京兆人太宗即位擢右衛將軍延入閣語或至夜分

宇文融京兆人明辨長吏治時天下户版刓隱人多去本

歐陽千百二十六

姓纂越王句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

前漢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受尚書子世傳至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亦為博士論石渠由是尚

書世有歐陽氏學

後漢歐陽歙字王思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拜安南太守推用賢俊故稱異績在郡教授數百人

晉歐陽建字堅石才藻美贍擅名北州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南史歐陽頠字靖世為郡豪族以言行著於嶺表博通經史本有匡濟才授武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　子紇字奉聖襲父爵在州十餘年威

惠著於百越

唐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博貫經史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求之

歐陽通詢之子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隳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

肥衍有山泉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為
觀察使始擇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里人
矜耀故相勸仕舉進士與韓愈等聯第時稱龍虎榜
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與愈友善

宋朝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
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
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
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迭

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吕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以為當黜修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仲淹帥陝西辟修掌書記修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時仁宗更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

二府增諫官皆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仁宗再出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於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獎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常為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修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

佐及修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仁宗目修曰
如歐陽修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
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
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
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
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
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遷給事中為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申請輒面

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　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修力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遂聽以舊官知蔡州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為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琊山次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居頴一年而卒謚文忠修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石介梅堯臣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修得其書獻諸朝當時文士

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唯恐人不知也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稍狹修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冀一得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概及修各舉五人一時得士爲多修嘗稱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唯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

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辨

棐字叔弼以父蔭為秘書省正字修嘗書以教棐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修在位及告老棐不肯言仕修卒始仕章惇入相棐以秘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秘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

鐫直秘閣罷居潁州卒　修以道德文章為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棐亦能以文學世其家

令狐千百二十七

姓纂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有畢萬仕晉孫魏犨武子生顆別封令狐因氏焉

北史令狐整字延保為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咸為良二千石父虯早以名德著仕郢州刺史　整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推　魏東陽王元榮

辟為主簿嘗曰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後除豐州刺史

子熈字長熈性嚴重有雅量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二禮仕隋拜滄州刺史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為汴州刺史考績為天下之最賜三百疋

唐令狐德棻宜州人武德初遷祕書丞　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求天下遺書置吏補

録不數年圖典畧備詔撰定史書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高宗詔問王霸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云云帝曰今何為要對曰唯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巳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帝悦

令狐峘天寶末及進士第博學有口辨楊綰修國史薦為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録屬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僃一朝之遺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禄山署左衛郎將彰欲以節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欵肅宗大悦　入朝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無敢犯者歲時貢賦如期　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齎糧所過無秋毫犯餽遺讓不受時韙其能　李吉甫奏彰忠義奮發不忍棄其嗣　子通終左衛大將軍

令狐楚字慤士德棻之裔也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

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
爭讓而下之鄭儋領太原高其行由掌書記至判官
德宗喜文每閱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死
軍將亂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
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　擢職
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
成人皆傳諷　裴度出太原皇甫鎛薦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敬宗立遷宣武節度使　楚外嚴重不可

犯而中寛厚待士有禮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　疾甚是夕有大星霣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

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舉進士向敏中言於宣宗以為宰相器即召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帝曰三復乃已綯再拜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同平章事輔政十年

令狐滈綯之子及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獨孤千百二十八

姓纂其先本姓劉氏當後漢北蕃有右賢王劉去卑之先尚漢公主因從母姓劉氏後魏在北有四十六部有伏留屯為部落大人居於雲中

北史獨孤永業字世基天保初除中書舍人

獨孤信美容儀善騎射軍中號為獨孤郎　仕魏除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嘗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馬　子羅字羅仁拜武衛大將軍

獨孤楷字修則在隋拜益州揔管甚有政績蜀中父老至今稱之　弟盛剛烈有膽畧遷右屯衛將軍

唐獨孤及字至之河南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云云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最加司封郎中徙常州甘露降其廷

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擢進士第最為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舉制科高等進右輔闕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擢翰林學士憲宗

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

南宮 千百二十九

姓纂文王四友南宮适之後周有南宮極南宮嚚宋有南宮牛南宮長萬魯桓公後孟僖子生閱號南宮敬叔生路生會生虔南宮氏見代本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魯人　三復白圭之玷

端木 千百三十

史記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

巫馬千百三十一

史記巫馬施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

澹臺千百三十二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狀貌甚惡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漆雕千百三十三

史記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並孔子弟子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五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六

宋 章定 撰

諸葛千百三十四

姓纂本葛氏夏殷侯國葛伯之後英賢傳云舊居琅邪諸縣後徙陽都先有葛時人謂之諸葛氏因以為氏馬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非罪而誅漢文追封其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世本云有熊氏之

後為詹葛氏齊人語訛以詹葛為諸葛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毅擢司隸校尉剌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祿大夫

魏志諸葛誕字公休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徐庶目為卧龍　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不求聞達先主三顧於草廬之中率軍攻祁山關中響震

以木牛流馬運糧　屯田渭濵　天下奇才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星隕營中俄而亮卒　治戎為長奇謀為短器能政理管蕭之亞

諸葛喬字伯松

諸葛瞻字思遠屢遷至尚書僕射　蜀人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

吴志諸葛瑾字子瑜事繼母恭謹為人有容貌思度於

時服其宏雅　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　子恪名盛當世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孫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晉諸葛侯字道明轉臨沂令為政平和王導嘗曰明府當為黒頭公為會稽太守政績第一

諸葛長民有文武幹用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南史文學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又作東冶徒賦

隱逸諸葛璩字幼玟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舉秀才不就

北史諸葛穎煬帝時為著作郎帝嘗賜詩有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

申屠千百三十五

姓纂周幽王申后兄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以為氏一說申徒狄夏賢人後葉音轉改為申屠氏或云申徒楚官號

史記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孝文時遷御史大夫至為丞相封故安侯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申屠蟠字子龍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博貫五經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司馬温公稱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淳于　千百三十六

風俗通春秋小國也一號州公元和初避上嫌名改

為于氏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受師於元里公乘陽慶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時當刑意有五女少女緹縈隨父上書上悲其意乃除肉刑

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楚王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兵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威王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髠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

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前漢倭幸孝成時士人則淳于長

後漢淳于恭字孟孫善説老子清静不慕榮名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客隱琅琊美其素行除為議郎引見極

日訪以政事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

德及卒賜穀千斛刻石表閭

晉藝術淳于智字叔平能易筮

魏志淳于瑗為袁紹將

南史淳于量字思明有幹畧便弓馬為車騎將軍

北史淳于誕字靈遠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

鮮于千百三十七

姓纂子姓殷後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

於于子孫因以鮮于為氏

南史孝義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

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北史鮮于世榮漁陽人立忠節

宋朝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任重力學舉進士第

慶歷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

甚剴切稍遷秘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為皇嗣侁上

疏請選經術士以為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為

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侁議因以為諸路率即罷瑜以侁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侁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代吴居厚以掊斂虐下侁繼之務行寛大司馬光嘗

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
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
拜右諫議大夫請外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侁
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
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　東坡先生云自
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寛
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陜地瘠民貧役重其
推行為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

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囷囤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

太史千百三十八

姓纂齊太史之後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後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常與參論諸軍事　子亨字元復
南史儒林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人
第五千百三十九
姓纂出自齊諸田之後田氏漢初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其先齊諸田之後　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　禁民屠牛祭神　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戸口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饑迺開倉賑給吏懼

譴爭上言訪曰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

璽書嘉之

第五種字興先倫曾孫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以司

徒掾使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刑免甚衆

棄官奔走者數十人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盜賊

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後坐徙

朔方臧旻上書言其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

擇言之闕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

首

唐第五琦字禹圭京兆人肅宗駐彭原琦奏事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唯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兼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判度支進同平章事郭子儀表為糧料使

尉遲千百四十

姓纂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為尉遲氏

北史尉遲迥字薄居後為都督益潼等州明賞罰布恩威人夷懷而歸之比及徵入朝蜀人立碑頌德　弟綱字婆羅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幃幄出入卧内　子運少彊濟志在立功周宣帝在東宮武帝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以運為右宮正

唐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武德二年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㑹尋相叛諸軍疑敬德因之王釋之引見臥内曰大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因賜之金　從討劉黒闥賊以竒兵襲李勣敬德率壯士馳入賊　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固辭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其戰善避　每單騎入賊羣刺之不能傷

屈突千百四一

姓纂本居玄朔後徙昌黎孝文改為屈氏至西魏又復本姓

唐屈突通其先蓋昌黎人其後家於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疋帝怒欲殺監牧官吏千五百人通進頓首曰臣顧身就戮以挺衆死帝悟乃免　涖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寧食三斗

丈不逢屈突盖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高祖起義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或勸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每自摩其頭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後從討王世充通口與心誓以死許國帝太息曰烈士狥節吾今見之　二子壽銓

司空千百四二

姓纂禹為堯司空支孫氏焉帝堯後有隰叔孫士蔿

為晉司空亦因氏

唐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咸通末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名為殿中侍御史盧攜屬於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表為僚佐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仙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以見志自目為耐辱居士

公西千百四三

史記魯郡公西赤字子華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並孔子弟子

公冶千百四四

史記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孔子弟子

公儀千百四五

史記循吏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　不受客之遺魚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

貨乎

公儀仲子魯人見禮記

公羊千百四六

魯有公羊高子夏弟子著春秋傳

穀梁千百四七

魯穀梁赤治春秋傳子夏門人也尸子云穀梁俶字元

始魯人亦傳春秋十五篇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六

前漢蓋寛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擢司隷校尉剌舉無所回避　許伯酌寛饒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其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後漢蓋延字巨卿漁陽人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光武以為虎牙將軍

蓋勲字元固舉孝廉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勲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唐葢文達冀州人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孔頴達劉軌思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所未叩一坐厭歎抗竒之問安所從學劉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氷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是耶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葢為國子助教既升席譬曉微宻遠近宗仰

皆千百八

官氏志沓盧氏改爲沓氏

北史節義沓龍超

合　千百九

左傳宋大夫合左師之後向戌也

卻　千百一十

官氏志大莫干氏改爲卻氏

葉　千百十一

風俗通楚沈尹戌生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因氏焉

吳志有都尉葉雄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服省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名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君非

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宋朝葉夢得字少藴蘇州人登科為丹陽尉蔡京雅知之既拜相亟召用旬歲間歴清要遂入翰林為學士時年方壯文筆清麗一時欽重守藩奉祠僅三十年建炎初召為戸侍再入翰苑遂參大政出帥建康移福唐以節度使致仕居雲溪下山之下開山為徑玲瓏秀發自號石林居士詩酒以娱其老諸福全備當世罕有及之者長編載少藴安危利害邪正休戚之

論與朋黨之對及穎昌救荒之政皆足嘉尚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第進士調南海簿屬攝尉事有
欲以所獲鹽授公公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
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任
滿調建州録事部使者賀公允中多以事屬公公參
酌情法號為得平後知上虞縣賀公薦名除將作監
簿公往謝曰自建水以糾曹趨役別去二十年咫書
之敬不一通記府豈謂乃賜薦駁賀公笑曰唯二十

年不通書今日所以相薦孝宗初為給事中除吏書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繼提舉洞霄宮召對上問勞加禮且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拜左僕射同平章事薨贈特進林光朝以詩哭之傳家唯舊德無地著樓臺人以為實録云　元璘元瀚元汴元澤崇圭皆丞相諸孫也

聶千百十二

姓纂衛大夫食采於聶因氏焉史記刺客聶政軹人

漢有潁川太守聶良護羌尉尉聶尚又有聶壹呉志
有將軍聶友石趙録有中書令聶熊
宋朝忠義聶昌撫州臨川人也
法 千百十三
姓纂本嬀姓田氏之肖齊襄王名法章支孫以名為
氏
後漢法雄字文彊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
稱田姓故以法為氏 為青州刺史行部録囚徒察

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遷南郡太守

逸民法真字高卿博通内外圖典為關西大儒　太守欲屈以功曹真曰明府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號玄德先生

蜀志法正字孝真為蜀郡太守揚武将軍外統都畿内為謀主後為尚書令

涉 千百十四

左傳晉大夫涉佗神仙傳有涉王

捷 千百十五

漢書藝文志有捷子二篇云齊人風俗通云郲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接 千百十六

三輔決録有接子著書十篇

輒 千百十七

闕

夾 千百十八

藝文志有夾氏春秋

俠千百十九

韓俠累之後急就章有俠却敵

鄴 千百二十

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風

甲 千百二十一

風俗通太甲之後一云鄭大夫石甲父之後以王父字

為氏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至六十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解中發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宋 章定 撰

司馬千百三十二

姓纂重黎之後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時裔孫程伯休父為司馬堯平徐方錫以官族為司馬氏在趙者曰凱以傳劒論知名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司馬錯孫靳孫昌生無澤生喜生談太史公生遷漢中書

令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孔子弟子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客於臨卭　家徒四壁立　琴挑文君滌器長安　著子虛賦　奉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　奏封禪書　為游獵賦因以風諫賦奏天子大説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爲太史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爲太史公書序略　有良史之才　文直事核謂之實録

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

後漢司馬均字少賓信誠行乎鄉里鄉人有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歷甘陵沛陽太守所在有績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在公卿間直道而行子岐為廷尉

司馬朗字伯達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為堂陽長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晉司馬彪字紹統不交人事博覽羣籍為秘書丞　作續漢書

南史司馬褧字元表少傳家業手不釋卷　仕梁除尚

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建議多施行

儒林司馬筠字貞素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文學司馬憲字景思待詔東觀為學士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見丘巨源傳

孝義司馬暠字文昇幼聰警有至性丁內艱孺慕過禮及丁父憂廬守墓側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恩倖司馬申字季和陳時為秣陵令以清能見紀有白

崔集於縣庭

北史司馬休之字季豫

司馬楚之字德秀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仕魏為朔州

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司馬裔字遵胤周文帝時領河内郡守安集流人歴信

潼二州刺史　清約不事生産俸禄散之親戚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

師正異之卒謚貞一先生

宋朝司馬池字和中陜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内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舉進士曹利用薦為犀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方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

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
退何也更三司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
州從杭州江鈞張從革時為兩制轉運使惡池招揺
其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
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壻犯税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
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從晉州卒子光
司馬光字君實父池光為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
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

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初以父位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龎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令給以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龎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遷同知諫院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除龍圖閣

直學士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光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趣出神宗遣内臣趣光入謝遂為御史中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其獄詔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文彦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王安石始

為政𠞊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為法如是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休息之期貧者歸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矣其後卒如光言神宗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者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冒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商失業涕泣於市卒以亡天下安足為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為本業計其所得之利什取其一此於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為輕也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

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日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論苦至猶幸安石之至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

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神宗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

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覩安石所為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茍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知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於陛下亦安石之所謂讒

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已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仕提舉崇福宫拜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除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光乃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説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未嘗受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光始得

疾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先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數月復病薨於位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為冠婚喪

祭法適古今之宜自始立朝至於為相自以遭遇
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狥天下躬親庶務不捨晝
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
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也為之益
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
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
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
車蓋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衆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為監察御史秩小人也方光覺時秩為博士議光謚為文正及是乃謂光改更獘法為盡廢先帝政事於是追贈謚及仆所賜神道碑再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蔡京為相復追降左光禄大夫尋除名入黨籍大觀中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贈太師復賜謚配享哲宗廟廷　初光患歷代史

繁重學者不能徧讀請於上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命光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悦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云子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凜然有光之風以明經擢第為富平簿光修資治通鑑奏為檢閲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父喪免服除召為

著作佐郎兼侍講康上疏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備水旱除右正言以親嫌不就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剏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尋講孟子遷左司諫以疾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宫方病

召醫李積於兖州積時年七十除老於家於是鄉民
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深今其子病顧速
往来告者日夕不絶積未至而康卒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凡旦之孫也少喪母育於外祖
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尚書論辯得罪純仁
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
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
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其孝調晉寧

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
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
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
解同判西京國子監名為虞部員外郎遷右司金人
再次汴京郊以朴使金營金斡里雅布問其家世朴以
大父丞相告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乃吐腹心諭
以亟割地講和以𨳝尼瑪哈朴兩往返以其情話執政
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爭甚苦已而城遂陷欽宗

思其言亟召對以為兵部侍郎朴請復使金帳及兩宮北狩又貽書金人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其後金欲用之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夏侯千百二十二

姓纂夏禹之後至東樓公封為杞侯至簡公為楚惠王所滅弟他奔魯悼公以他夏後授爵為侯因氏焉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郡人

前漢夏侯嬰沛人也號滕公封汝陰侯常為太僕

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　明於陰陽

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　子勝

夏侯勝字長公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為學精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無威儀　又為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太子太傅　常

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取青紫如俯拾

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

事勝又從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為博士至少傅

魏志夏侯惇字元讓累遷大將軍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

夏侯淵字妙才累遷拜征西將軍　從曹操數戰勝虎步關右所向無前

晉夏侯湛字孝若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撥蔚春華時標

麗藻　湛與潘岳友善京都謂之連璧　舉賢良中
第拜郎中　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
清務閒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
侍郎　湛弟淳字孝沖　子承字文子
南史夏侯詳字叔業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刺史班
下境内為屬城表　仕梁遷湘州刺史善吏事為百
姓所稱　位至左僕射　子亶字世龍仕梁累遷吳
興太守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後為豫州刺

史輕刑薄賦務農省役人戶充復凡歷六郡三州禄賜所得隨散親故有妓妾數十人並無被服安容每有客常隔簾以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弟夔字季龍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愛好人士不以貴仕自高文武賔客常滿座

北史夏侯道遷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

唐夏侯端壽州人高祖與相友邃數術啓語高祖曰玉

床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

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爲河南招慰使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四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五

宋 章定 撰

宇文千百二十四

姓纂本出遼東南單于之後裔有普迴因獵得玉璽以為天授鮮卑謂天為宇因號宇文或云以遠系炎帝有嘗草之功北俗呼草為俟汾音轉為宇文

北史宇文福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入魏為第一客少

驍果有膂力後為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

御人甚得聲譽　子延字慶壽位散騎侍郎

宇文忠之釋褐太學博士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同省

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字

宇文貴字永貴少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

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　善騎射有將帥才　後仕

魏為大將軍　子忻字仲樂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

若飛其後位大將軍舉無遺算策無全陣　弟愷字

安樂自少有器局博覽書記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

宇文弼字公輔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隋為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　出為并州長史

宇文述字伯通仕隋拜右衛大將軍　善於供奉俛仰折旋宿衛咸取則焉

宇文虯字樂仁驍悍有膽畧拜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剋

唐宇文士及字仁人述之子京兆人太宗即位擢右衛將軍延入閤語或至夜分

宇文融京兆人明辨長吏治時天下户版刓隱人多去本

歐陽千百二十六

姓纂越王句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

前漢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受尚書子世傳至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亦為博士論石渠由是尚

書世有歐陽氏學

後漢歐陽歙字王思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拜安南太守推用賢俊故稱異績在郡教授數百人

晉歐陽建字堅石才藻美贍擅名北州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南史歐陽頠字靖世為郡豪族以言行著於嶺表博通經史本有匡濟才授武州刺史遷廣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　子紇字奉聖襲父爵在州十餘年威

惠著於百越

唐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博貫經史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求之

歐陽通詢之子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隳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

肥衍有山泉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為
觀察使始擇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賔主鈞禮里人
矜耀故相勸仕舉進士與韓愈等聯第時稱龍虎榜
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與愈友善
宋朝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
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
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
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迭

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以為當黜修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仲淹帥陝西辟修掌書記修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時仁宗更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

二府增諫官皆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仁宗再出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於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獎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常為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修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

佐及修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仁宗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遷給事中為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申請輒面

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　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修力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遂聽以舊官知蔡州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為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琊山次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居頴一年而卒謚文忠修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石介梅堯臣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修得其書獻諸朝當時文士

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唯恐人不知也嘉祐間朝廷進
人之路稍狹修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
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冀一得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
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概及修各
舉五人一時得士為多修嘗稱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
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
古人之所歎也唯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
庶幾乎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

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辨

棐字叔弼以父蔭為秘書省正字修嘗書以教棐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修在位及告老棐不肯言仕修卒始仕章惇入相棐以秘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秘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

鐫直秘閣罷居潁州卒　修以道德文章為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棐亦能以文學世其家

令狐　千百二十七

姓纂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有畢萬仕晉孫魏犨武子生顆别封令狐因氏焉

北史令狐整字延保為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咸為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仕郢州刺史　整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推　魏東陽王元榮

辟為主簿嘗曰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後除豐州刺史

子熈字長熈性嚴重有雅量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二禮仕隋拜滄州刺史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為汴州刺史考績為天下之最賜三百疋

唐令狐德棻宜州人武德初遷祕書丞　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求天下遺書置吏補

録不數年圖典畧備詔撰定史書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高宗詔問王霸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云云帝曰今何為要對曰唯薄賦歛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帝悦

令狐峘天寶末及進士第博學有口辯楊綰修國史薦為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録屬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偹一朝之遺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彰欲以

節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欵肅宗大悅　入朝拜滑

亳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冦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

檢軍力農無敢犯者歲時貢賦如期　時吐蕃盜邊

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齎糧所過無秋毫犯餽遺讓

不受時𨕖其能　李吉甫奏彰忠義奮發不忍棄其

嗣　子通終左衛大將軍

令狐楚字慤士德棻之裔也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

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鄭儋領太原高其行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閱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死軍將亂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　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　裴度出太原皇甫鎛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遷宣武節度使　楚外嚴重不可

犯而中寛厚待士有禮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　疾甚是夕有大星霣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

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舉進士向敏中言於宣宗以為宰相器即召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帝曰三復乃已綯再拜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同平章事輔政十年

令狐滈綯之子及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獨孤千百二十八

姓纂其先本姓劉氏當後漢北蕃有右賢王劉去卑之先尚漢公主因從母姓劉氏後魏在北有四十六部有伏留屯為部落大人居於雲中

北史獨孤永業字世基天保初除中書舍人

獨孤信美容儀善騎射軍中號為獨孤郎　仕魏除隴右大都督秦州刺史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嘗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子羅字羅仁拜武衛大將軍

獨孤楷字修則在隋拜益州摠管甚有政績蜀中父老至今稱之　弟盛剛烈有膽畧遷右屯衛將軍

唐獨孤及字至之河南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云云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最加司封郎中徙常州甘露降其廷

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擢進士第最為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舉制科高等進右輔闕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擢翰林學士憲宗

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

南宮 千百二十九

姓纂文王四友南宮适之後周有南宮極南宮嚚宋有南宮牛南宮長萬魯桓公後孟僖子生閲號南宮敬叔生路生會生虔南宮氏見代本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魯人　三復白圭之玷

端木 千百三十

史記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利口巧辯孔子常
黜其辯
巫馬千百三十一
史記巫馬施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
澹臺千百三十二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狀貌甚惡孔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漆雕千百三十三

史記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並孔子弟子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五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六

宋　章定　撰

諸葛千百三十四

姓纂本葛氏夏殷侯國葛伯之後英賢傳云舊居琅邪諸縣後徙陽都先有葛時人謂之諸葛氏因以為氏馬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非罪而誅漢文追封其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世本云有熊氏之

後為詹葛氏齊人語訛以詹葛為諸葛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毅擢司隷校尉剌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禄大夫

魏志諸葛誕字公休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徐庶目為卧龍　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不求聞達先主三顧於草廬之中率軍攻祁山關中響震

以木牛流馬運糧　屯田渭濵　天下奇才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星隕營中俄而亮卒　治戎為長奇謀為短器能政理管蕭之亞

諸葛喬字伯松

諸葛瞻字思遠屢遷至尚書僕射　蜀人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

吴志諸葛瑾字子瑜事繼母恭謹為人有容貌思度於

時服其宏雅　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　子恪名盛
當世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
孫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晉諸葛侯字道明轉臨沂令為政平和王導嘗曰明府
當為黑頭公為會稽太守政績第一
諸葛長民有文武幹用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
機
南史文學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又作東治徒賦

隱逸諸葛璩字幼玟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
揚清厲俗舉秀才不就
北史諸葛潁煬帝時爲著作郎帝嘗賜詩有曰參翰長
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
申屠千百三十五
姓纂周幽王申后兄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
以爲氏一說申徒狄夏賢人後葉音轉改爲申屠氏
或云申徒楚官號

史記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孝文時遷御史大夫至為丞相封故安侯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申屠蟠字子龍郡召為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博貫五經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司馬温公稱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淳于　千百三十六

風俗通春秋小國也一號州公元和初避上嫌名改

為于氏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受師於元里公乘陽慶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時當刑意有五女少女緹縈隨父上書上悲其意乃除肉刑

淳于髠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楚王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兵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威王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髠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

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前漢佞幸孝成時士人則淳于長

後漢淳于恭字孟孫善説老子清静不慕榮名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客隱琅琊美其素行除為議郎引見極

日訪以政事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
德及卒賜穀千斛刻石表閭
晉藝術淳于智字叔平能易筮
魏志淳于瑗為袁紹將
南史淳于量字思明有幹畧便弓馬為車騎將軍
北史淳于誕字靈遠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
鮮于千百三十七
姓纂子姓殷後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

於于子孫因以鮮于為氏

南史孝義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

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北史鮮于世榮漁陽人立忠節

宋朝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任重力學舉進士第

慶歷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

甚剴切稍遷秘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為皇嗣侁上

疏請選經術士以為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為

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侁議因以為諸路率即罷瑜以侁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侁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代吴居厚以掊歛虐下侁繼之務行寛大司馬光嘗

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拜右諫議大夫請外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侁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 東坡先生云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寛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陝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為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

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卒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

太史千百三十八

姓纂齊太史之後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後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常與參論諸軍事　子亨字元復

南史儒林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人

第五千百三十九

姓纂出自齊諸田之後田氏漢初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其先齊諸田之後　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

禁民屠牛祭神　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

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饑廼開倉賑給吏懼

譴爭上言訪曰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

璽書嘉之

第五種字興先倫曾孫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以司

徒掾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刑免甚衆

棄官奔走者數十人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盜賊

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後坐徙

朔方臧旻上書言其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

擇言之闕故論者說清髙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

首

唐第五琦字禹圭京兆人肅宗駐彭原琦奏事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貲飛餉函洛唯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兼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判度支進同平章事郭子儀表為糧料使

尉遲 千百四十

姓纂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為尉遲氏

北史尉遲迥字薄居後為都督益潼等州明賞罰布恩威人夷懐而歸之比及徵入朝蜀人立碑頌德 弟綱字婆羅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幃幄出入卧内 子運少彊濟志在立功周宣帝在東宮武帝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以運為右宮正

唐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武德二年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軍疑敬德囚之王釋之引見臥內曰大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因賜之金　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敬德率壯士馳入賊　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固辭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其戰善避　每單騎入賊羣刺之不能傷

屈突千百四一

姓纂本居玄朔後徙昌黎孝文改爲屈氏至西魏又復本姓

唐屈突通其先蓋昌黎人其後家於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疋帝怒欲殺監牧官吏千五百人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摡衆死帝悟乃免　泣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語曰寧食三斗

丈不逢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高祖起義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或勸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每自摩其頭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後從討王世充通口與心誓以死許國帝太息曰烈士狥節吾今見之　二子壽銓

司空千百四二

姓纂禹為堯司空支孫氏焉帝堯後有隰叔孫士蔿

為晉司空亦因氏

唐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咸通末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名為殿中侍御史盧攜屬於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表為僚佐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仙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以見志自目為耐辱居士

公西 千百四三

史記魯郡公西赤字子華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並

孔子弟子

公冶千百四四

史記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孔子弟子

公儀千百四五

史記循吏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　不受客之

遺魚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

貨乎

公儀仲子魯人見禮記

公羊千百四六

魯有公羊高子夏弟子著春秋傳

穀梁千百四七

魯穀梁赤治春秋傳子夏門人也尸子云穀梁俶字元

始魯人亦傳春秋十五篇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六